

豫

章

藏

書

第五三册

須溪集卷七

宋 劉辰翁 撰

墓誌銘

黃純父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弔曰賈
鹿泉見君文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爲古矣
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絕未明復撼予語拊
髀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
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敘寄不淺因擁
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爲君言之如東澗何可

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標致已不相合既第得信州戶闕一日有趙尙書出參替督府視事首見簿主名歎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猶爲此官哉卽拜疏薦之代主家山從是隱然出徐徑畝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卽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爲全名之累不待辨某事忤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邱黃叔度公論常身爲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爲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旣君淚沾余衾獨舉往年麻姑山夢夢一籍題忠孝二字而某在也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子

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
公他多疑拒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
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乖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
傷心立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今人喜言四方上下孰
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
且見禍其進退偪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
事勿復言卽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楊大
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鄴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
膽畧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
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歔歔往復不知出於

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
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君不可
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故
至舉扶病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風流畧盡
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間
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
生雖不能飲尙健坐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
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
人狀君行豈不整密婉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
若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纏綿功名蹉

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嘆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
及者江闔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密付語見
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鬱不得達者繇是感泣
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此
而已其苦言節費見于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爲
淮捷營改鐵鷄小船爲朦朧大艦取勝識諸郡閉絕
流民如他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
軍便爲闔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圖國憂習
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
君得乘一障亦當遠勝一闔雖九江事去相府通虛

諸司蒙茸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爲用至獨
松失守庚牌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盡徑崇安
繞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
相泣君曰國事至此暇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
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體羣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
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
感動言必稱君父乃爾然至盱而盱閉入閫而閫潰
盱城閉有投擊城下至斃者諸將欲屠之君正色不
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
震駭諸將已瞑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旣又具軍行宿

次啟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通進所耶君慨然泣下
曰誠不忍以爲無也聞者姑掩涕歎息及入闕有狼
將以衣糧乏咄咄謀刼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
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
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又不自爲
政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
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豈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
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
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碑無
麗老名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

自咸淳第授靜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
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
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
行禮兵架閣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
機特改宣教郎初筮交代違年不願上仍待闕淮平
界北得遙授曰不敢欺登北畿有銜命鉤致者自免
徑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
已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
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則
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聞象山之學於其

諸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
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取
耿焉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
宜君實之所納贊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
論講義注疏而辭事義理俱至清整酣暢足自爲家
詩亦有思致竭目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
彼至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稟稟見之千
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父清苦
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一第足自
致詎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破權倖險姦貪懦狠

僭辭能闢意能誠也世狹道迂而環轍如陪臣坐臚
如車中及其窮蹙無能有甚於魯男子之不得去而
南霽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
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
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子誄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
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
聰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
興孫鳳孫翼孫暉孫慈老翼孫繼淵黨陳慈老以治
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堦趙次愚
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寶丁亥三月

丙午君厚重不妄語疎濶無餘懷及所委曲傾盡若
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
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
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冤如此可量哉其後避
難得便舟出溪洞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
若有助焉乃銘曰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
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
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
又如溫石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丁守廉墓誌銘

士不幸而用所學於科舉其得失飢渴升沈勝敗曾
不如庶人之常業雖有寬易靜篤之君子十上五黜
幸不黜愈恨恨乃甚于黜使夫憐傷太息者猶惑於
其命則所以煩耆摧廢當何如而益退然死而浩然
蓋奪精失營者莫科舉之爲累而其阨窮不悶者必
學道之有得也余於祀禮家老儒丁守廉之葬若不
知時世之已易慨然道之如新亦士之不幸舍此無
可言者復于斯墓也不知何云吾猶獨爲斯墓恨也
嗚呼科目之負人也多矣由今言之亦何恨於科目
哉口授之徒心相如之友今年某某薦明年某某第

又明年如某年或喜曰桷椽收梁棟宜有待或謂曰
廣豈不當侯不侯君曰不然吾先鞭爲有人矣當丙
午猶朝日也揭焉而首選不及送戊午且四十矣再
選輒再屈已而甲子復然甲子至癸酉復然問誰貢
貢二人止往往門弟子而止也吾州多士貢額多臨
江數倍每榜後考者爲言某卷得復失能使人出狂
況一經屢試白首泝泮學雖吾事而世貌諱名列者
成路觀其死之前日猶明應就曉抄書自課如兒子
死之日復大書示其子云死非所畏何必張皇學問
不衰死生不變又實有得如此其視往年場屋間夢

不類芥雞之相踐而木雞之微視耶然昔之憐傷太
息者至是猶不置則書生之清論世道之遺思也君
之子敬直修謹有禮稱其家聲屢至請銘凡求銘其
先者苟不得志於利達必鄙絕科目自附前輩余嘉
敬直用意真取名淺又見高安辛拱辰敘其同門受
業身通者以十數且云先生貧而介視富貴人無足
動其意無忘言笑鄉黨穆然敬之其自叙殖禮齋則
云先大父潛山先生出蜀載書數千卷曰使吾子孫
免爲俗子之歸亦免爲勢家所奪辭是自號殖禮以
學殖易貨殖懲訓嚴甚潛山事慶元諸老猶及章雲

山葉水心劉後溪如楊西巖恢項雲叟寅孫輩又其
徒也義理浸淫有自來矣近見其禮記集解三十卷
手藁如蟲蝕葉蓋老是經者初名里字守廉晚猶稱
守廉世居西江新喻曾祖公逸祖居易紹熙進士奉
議郎宰宜春潛山先生也父昱生嘉定庚辰年六十
七娶歐陽氏子四人敬直行直養直友直養直以丙
子走間道省親遇兵死孫男二木度復春社山其祖
墓也距家二里耐焉其卒以丙戌二月葬以十二月
丙申銘曰頁不貢爲槐夢邱蓋多於謳誦哭之轂而
不中名淹中何必用涕斯沾安致鳳

蕭壽甫墓誌銘

曩欲禁時海內名號未起吾廬陵之南須山之北有大儒先生曰黃宗魯其子爲叔豹吾先人師宗魯而友叔豹叔豹以文名六館接慶元諸老自是從吾先人游者彬彬如二黃間而朱氏甥父子實先後諸生復轉授爲資余七八歲時表氏抱余學稱堯章先生後改名植字聖甸號古平官至太學博士倅袁州如西昌蕭壽父大德少聖甸一歲耳於時事聖甸如弟子又以弟子俱見吾先人先人厚之如厚吾出先人死吾十歲槩未嘗知其人也晚而聖甸以賦奏南宮